

黄土为什么朝天

——写在长篇小说《黄土朝天》出版之际

（代序）

·朱昌远·

如一声响亮的呐喊，一幅夺目的画卷，一组高大的雕塑，以农村现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黄土朝天》脱稿而出，公开出版发行了。作为这部书稿艰辛创作的目睹者，想借此机会，说一些书里书外的话。

—

《黄土朝天》这部二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直面当今农民问题，既不隐讳也不粉饰，以文学艺术的形式集中表现了一个乡村农民和干部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情况。

小说始终围绕农民经济负担问题展开故事情节和人物冲突。通过收缴提留致人死亡事件的处理，反映农民直接经济负担过重；写清退精简乡机关人员，反映农民除了上缴国家税赋外，还要供养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干部；写消赤减债的推行，反映乡村两级债台高筑，农民承受了债务转嫁造成的后果；写整顿财务杜绝干部的贪污和吃喝玩乐的挥霍，反映农民在公开的税费负担之外，还要遭受干部腐败造成的经济暗伤。尤其是主人公辛为民在小说中登台亮相的

第一个场面，也是他作为正龙乡新任党委书记上任的第一天，就碰上一个非常事件：乡村干部因收提留逼死村民腊婶，愤怒的农民抬尸在乡政府大门口闹事，砸了乡政府的牌子。这无异于在告诉人们，经济负担过重已经把农民逼到了什么地步。

在用主要篇幅写明这些严峻的农村经济问题的同时，作为进一步的充实和深化，小说还以回忆和插叙的方式讲了两个死人事件，以此暗写农民生存景况的艰难由来已久。先是写到辛为民母亲的死，那是在出集体工的年代，农民的口粮被生产队把管着。因为吃菜粥饿得受不了，母亲从生产队粮仓边的鼠洞里掏了些稻谷充饥，便被说成是偷队上的种谷而畏“罪”服毒身亡。后来，集体解散，农民种上了责任田，勉强有了一口饭吃，但还是穷。为了给弟弟凑几个学杂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岁的姐姐一个人下湖采莲，不幸葬身湖底。

浓墨重笔对现实情况的直接叙述和描写，与不动声色的回忆插叙一并在《黄土朝天》中出现，虽说是艺术表现力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作品想让现实和历史共同揭示一个事实：因经济问题的长期困扰和制约，农民的生存条件和处境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天大问题！

二

作者着力描写刻画的人物辛为民，在小说中的身份是乡党委书记。这是时下许多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的干部角色，但“这一个”不是概念化、标准化、官方样板化的干部典型，而是一个“另类”。辛为民作为正龙乡的党委书记，并不单纯是由组织上派到这个乡的官员，而是生在这里最后也死在这里的正龙乡人。读过全书之后，

读者会从内心深处认同主人公是在困境中与各种势力较量周旋，身心交瘁、累死苦死的好干部；更会承认他作为农民的儿子、农民的代表，是为改变农民生存境况进行抗争和奋斗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黄土朝天》区别于同类题材文学作品的地方，从根本上讲，就是作者把这位党委书记成功地写成了“农民”。

小说除了把它精心塑造的“这一个”典型放在冲突和矛盾的焦点上，无情地燃烧他的行动和语言，来证实他的确是全心全意的未掺半点虚假的“为民”，还人情味十足地描写他对农民父亲极尽孝道的亲情，与农妇郭燕萍少小同窗后来逆境结合的纯真爱情，与当地乡亲朴实诚挚的乡情，以此有血有肉地说明他虽然是干部但骨子里是农民。在小说中，辛为民为父亲端洗脚水，帮老人家洗脚，修剪脚趾甲；骑自行车驮载从乡政府清返回家的木柄叔；夜晚睡在贫困户程桃兰老人灶前柴窝里等等。这些备感人心的细节铺陈和描绘，使他作为农民儿子和农民代表的形象自然而然丰满可信。

围绕主人公，小说重点写了三个女人，并且都是由“爱情”这条红线串起来的。辛为民的妻子雨静，在城里工作，是城里出生的典型城里人。她对丈夫辛为民从城里要求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开始就是反对的，这为他们之间的爱情危机埋下了伏笔。表面上，他们两人的离婚是男女之间某些感情纠葛导致的，实质却缘起于城乡生存环境的差异。年轻漂亮的副乡长丁婷婷深深爱着辛为民，甚至不顾少女的羞涩而大胆直接地向他表白。辛为民再婚并没有选择她，而是选择死了丈夫的农村妇女郭燕萍。乍看，这是辛郭之间早年同学感情基础的延续和发展，实际是“农民”辛为民与农民郭燕萍有着共同农民语言的必然结合。

显然，《黄土朝天》安排三个女人同时进入主人公的情场，既不是“戏不够，爱情凑”，也不是故意秀作什么三角、四角恋爱弄卖点，而是要让人性的主镜头对准主人公，大写特写他那种深入骨髓的农民情结。

三

自始至终笼罩着的沉重的悲剧气氛，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文学特色的基调。仅凭这点，《黄土朝天》在今天汗牛充栋的出版物中，毋庸置疑地凸现出它独有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小说写到最后，主人公辛为民积劳成疾死在病床上，当他的灵柩被抬往黄土朝天的坟地时，沿途的每户农家都在门口点燃一个草把，让悠悠青烟伴送着辛为民的灵魂上路。作者在表现这个洞庭湖区农村近乎原始且最朴挚的吊祭习俗时，非常客观，没有添加煽情的词语，然而这一幕却构成了本书的悲剧高潮，不仅催人泪下地把辛为民与正龙乡农民刻骨铭心的血肉情谊和悲壮的生死之别挽歌似的无声地哭喊出来，而且“于无声处听惊雷”，将农民生存的无奈和希冀，以及对为他们谋利益的好干部的痛惜，对鱼肉百姓欺压乡里的坏干部的愤恨，凝固成这一组震撼天地人心的画面。

全书写了五个人的死，无论是何种诱因，深究起来都离不开农村生存环境的艰难险恶。辛为民与雨静离婚后，八岁的儿子跟他住到了危机四伏的农村，结果在防汛抗洪的紧急关头因无人照料而落水夭亡。一个幼小无辜的生命成了父母婚姻悲剧的牺牲，也成了这个乡村农民们不懈的生存抗争的悲壮祭品。

小说的悲剧色彩，集中地反映到“父亲”这个人物身上。平心而论，在众多的悲剧人物中，最凄苦的莫过于这位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孙子都死于不幸，最后儿子辛为民也离他而去，白发人哭送黑发人，该是多么的揪心之痛。人死了，穷得只能拆屋板钉棺材来安葬。先是把堂屋左边板壁拆了，后来拆右边的，再后来又拆后边的，最后不得不把前面挡

风雨的门和几块板壁也拆了，只剩下几根光柱子。一家人死得只剩老父一人了，死得到了几乎绝门绝户的地步。像这样凄苦的农家命运，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潸然落泪。

其实，这部小说的书名《黄土朝天》，已经把全书的悲剧氛围前置性地暗示给了读者。“黄土朝天”虽然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这句俗语的缩构，但其深沉厚重的悲剧涵义，只有认真读了全书抚卷再思时才会一一地浮现出来。且不说贫穷落后的农村如一片黄土摆在苍天下的事实，仅小说中先后五条生命为这种现实殉葬而堆成的一个又一个黄土坟丘无言地素面朝天，就足以让人悲思如潮，不能掩卷。

说起悲剧，不由得想到欧里庇得斯。他之所以成为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是因为他的作品一改以往英雄悲剧的模式，最先把社会弱势群体的普通者请进悲剧的殿堂，为他们的命运说话。《黄土朝天》的艺术取向似乎也继承了这位古希腊悲剧家的某种精神，让今天的读者感受到了这种敢为弱者歌、愿为弱者哭的先贤遗风。

四

当我们的国家以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度发展的时候，当国民经济增长指数年年创下新高的时候，共和国土地上千百个正龙乡正在为“脱贫”、“减负”而拼尽全力。

当人们陶醉在“欣逢盛世”的歌舞升平中大办这个节那个会的时候，当人们以种种借口修建这个楼那个馆的时候，众多的农民们正在他们的村庄为自己的温饱而苦熬苦挣。

当城里人盛行“消费经济”、工薪阶层眼热“中产阶级”，当富人在高尔夫球场潇洒挥杆、在夜总会一掷千金的时候，很少有人想

起我们在农村的父老乡亲，想起脸朝黄土背朝天种田耕地养活我们的农民。

“农民”这一称呼在我们之中已经大为贬值，甚至在某些场合被某些人用来作了咒骂人、侮辱人的代名词。农民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是不争的事实。

幸而还有人发出声音：“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的权力”！小说《黄土朝天》用文学形式明确提醒我们：真正“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农民从不堪重负的经济压力造成的生存危机中解救出来！

如果以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利益为牺牲，换取城市的繁荣；如果以丧失良知良心的国民麻木作代价，满足于社会的稳定；如果视解决“三农”问题为畏途，束手无策，任其恶化……那么，后果将会是怎样？

所有这些，很有可能就是长篇小说《黄土朝天》让我们不得不陷入深思和忧心如焚的地方，这也正是这部书公开出版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所在。

五

作者刘友善并非写小说的人，更不是以文为生的专业作家。他是凭着与农民息息相通的感情和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特别是敢为农民谈话的正义，站出来以小说的形式将农村真实情况诉诸于社会。

刘友善此举大有湖北监利县李昌平当年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势。只不过李昌平是将本地实情上书国家总理，而刘友善则是以文学典型的形式将农村情况公之于世。巧的是，他们都是洞庭湖区的人，是“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里

的人。刘友善小说的故事及人物原型就是取材于这方养育他的土地。试想，号称“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农民竟然过着这种日子，其他地方会是哪般模样？

《黄土朝天》是刘友善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从酝酿构思到出版，先后三易其稿，历时三个春秋。他是公务人员，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只能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不知熬过了多少夜晚。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刘友善多次携带书稿到农村去，念给农民和乡村干部听，请他们提意见。其中许多精彩动人的章节，就是根据农民直接提供的素材和意见写出来的。

应该指出，这部作品在故事情节的营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语言文字的调遣运用上都有缺憾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的悲剧性文学价值，艺术再现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意义，为弱势群体命运大声呼喊的正义和良知是显而易见的，会得到有良知良心者的公认。



第一章

一九九七年。秋。

正龙乡党委书记孙仁亮得知他调县委并当上县委常委与副书记的消息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和喜悦，就在当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用辆货车把乡里的家具等东西悄悄运到了县城。

同一天，辛为民被县委任命为正龙乡党委书记。然而，辛为民绝对没有想到他去正龙乡上任的第一天，乡里就发生了一件使他意想不到的事。

那天，似乎注定要出事。天阴沉沉的，半夜里刮起了大风。不知是终于可以回到生他养他的正龙乡去工作了，还是为了别的什么，辛为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到外面一阵又一阵呼呼的风声，他伸手拧亮了床头灯，爬下床，把房间里所有的窗户关好，回到卧室。妻子雨静用惺忪的睡眼看了他一眼，嘟哝了一句：“起风了？”

辛为民好像没有听到，他在房里踱了一会儿。风似乎小了一点，接着下起了雨，雨点打得窗户玻璃啪啪地响。辛为民重新躺上床，仍旧睡不着，双手叉放在后脑壳下，眼睛瞪着床头灯。想到今天就要去上任，财政局里的事，他该交接的都交接了。那么，去正

龙乡是上午呢，还是下午？是叫乡里来车接，还是叫局里派车送，或者一个人乘客车？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只好把枕着后脑壳的双手抽出来，顺手关掉床头灯，闭上眼睛，侧了侧身子，搂住妻子，又想到初到一个地方工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再又想到好久没回乡下去看父亲了，干脆先不去乡里报到，呆在家里休息半天，下午一个人乘客车去临河村看看父亲并住上一晚，然后花几天时间到乡里的村子走一走，摸一摸情况，再返回乡里报到也不迟……

下午，天开始转晴。一辆开往正龙乡的中巴车驶出县城后，加大了马力，疾驶在乡间公路上。车轮卷起的尘土在公路两边迟迟不肯落下。中等身材，看去略显瘦削的辛为民胸前抱着一床棉被，由于一夜没睡好觉，眼睛吃力地透过车窗望着十月冷漠的天空下辽阔寂静的田野，脸上的表情也有点阴郁。毕竟这次回正龙乡不同往常，是赴乡里就任党委书记。辛为民看着看着，迷迷糊糊地只觉淡忘了许久的记忆里的乡村景色和田园风光仿佛就在眼前。可仔细一看，炎热的夏季悄悄地溜走了，秋收后的田野，留下一片凄凉的景象。加上近些年来村民大都不愿也不想再在稻田里种绿肥，田野里再也见不到当年那无边无际的绿色了。除了偶尔能看到一两丘稻田长着绿油油的油菜苗，其余的稻田不是一片光秃秃的稻菟就是散落着成堆发白发霉的稻草。

秋天的黄昏总是来得很快，当中巴车转过一个弯向正龙乡驶去时，太阳快落进西山了。离乡里越近，辛为民的心里就越感到空旷，分不清是高兴，还是紧张，或是茫然。特别是路边一堆黄土隆起的新坟闪过时，他的心突然一沉，掠过一丝不祥之感。

中巴车又行驶了一会儿，驶入了正龙乡境内。当辛为民向前望去时，他的心不由得“咯噔”一下，原来他看到好多村民从暮霭和炊烟遮掩的村子里朝公路边跑来，有的村民还拿着扁担、锄头、木杠和竹杠……还有一部分空着手的村民也从各个角落，各条小路与

田埂上呼啦啦地涌来。

中巴车明显地减速了，缓缓地靠近路边嘈杂混乱的人群，“吱”一声停了下来。车上的乘客纷纷站了起来，惊讶地伸长脖子张望着。辛为民也跟着站起来，看到前面路上有一大片乱哄哄的村民，他心里感到不安起来。

出事了！一定出事了！辛为民想。他忙叫司机把车门打开。

辛为民把棉被朝座位上一放，头一个从中巴车上跳下来，脚刚落地，就听到人群中间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声，哭声恍惚好熟悉。他上前两步迈到人群边，东张西望，想从人群中找个空隙挤进去看看个究竟，可惜村民太多，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他挤了几次都挤不进去。

夕阳似乎在彩霞中滚动了一下，然后沉入阴暗的地平线后面。阴影越来越浓。那个时大时小的女人的哭声，他越听越耳熟，锁眉毛想了想，可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哭者到底是谁。

车上的乘客全部下了车，司机无奈地鸣着喇叭。

村民越聚越多。这时，辛为民已经完全相信这里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然不会有这么多村民赶来凑热闹。他心里更加不安起来。正当他再次准备挤进去问个明白的时候，突然一个长马脸，身材略胖，大约五十岁的男人在人群中举起右手左右摇摆着大声喊道：“老少爷们儿，我‘老鸡婆’要把人抬到乡政府去。跟着我一齐讨个说法，好不好？”

“好哇！抬到乡政府去呀！”

“到乡政府去不好吧！”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

“怕什么？老子们皇粮国税交清了，这是收提留逼死的！是他们乱搞！”跟着就有一人大喊一声：

“走哟！到乡政府找狗日的官儿去……”

吼叫声一落音，村民们在“老鸡婆”的鼓动下，成群结队地向乡政府涌去。

“慢！”早就见势不妙的辛为民不知什么时候钻到了人群前面，一声断喝，把气势汹汹的村民们一下镇住了。他们不自主地停住脚步，眼光齐刷刷地射向他。

“我想请问乡亲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辛为民高举着双手大声问。

“出人命了，我么婶娘死了！”领头的“老鸡婆”大声回了她一句。

“你么婶娘死了，怎么要抬到乡政府呢？”辛为民又问。

“老鸡婆”见辛为民再问，心里烦躁起来，马脸一拉，嘿嘿几声冷笑，凶狠地反问道：“你晓不晓得我么婶娘是怎么死的？告诉你，收提留收死的！不抬到乡政府去，你说抬到什么地方去？”

辛为民面露难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也没等他回答，站在“老鸡婆”身后，长得又矮又胖，大脑袋和短颈项几乎连在一起，一脸胡子拉碴的“抱鸡婆”一步蹿上前，将辛为民左右打量了一下，恶狠狠地说：“你是什么人？胆子不小，竟敢拦住我们不让走！”

“我……我是乡里新来的党委书记，正龙乡临河村的人。”辛为民稍偏了偏头，毫不含糊地回答道。

“什么？乡党委书记？临河村的？你他妈的放狗屁！我们不认识你，哈哈……”“抱鸡婆”把硕大的脑袋左右一摇晃，摆出一副无赖的嘴脸冷笑道。随即人群中爆出一阵起哄声。

“我真的是乡里新来的党委书记！”辛为民加重了语气。

“老鸡婆”愣了一下，把辛为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把手一伸说：“拿东西来！”

“什么东西？”辛为民不解地问。

“证明啦，证明你是乡里书记的东西呀！”“老鸡婆”脖子一梗说。

辛为民没料到他会找他要证明，想了一想说：“老乡，要是不

相信我的话，你马上打电话问县里，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你……”

“笑话！叫我问县里？我问卵里。滚开！什么鸡巴乡党委书记，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乡里书记是那狗日的孙仁亮……”“老鸡婆”嘴角一撇，当即指着他骂骂咧咧，并朝他脸上吐唾沫。

这时，站在“老鸡婆”身边又高又瘦的“花鸡公”忙对“老鸡婆”说：“大哥，莫真的是乡里新来的书记？”

“老鸡婆”横了“花鸡公”一眼，说：“放屁！乡党委书记不算顶大的官儿，也不是个小官儿，这个时候，不坐小车，挤中巴车，不可能，假的！”

“老鸡婆”话没落音，村民们立即发出一声声喊叫：

“打！”

“打呀！”

“打死假书记！”

辛为民从生下来算起，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可思议的恐惧向他袭来，他眼里露出了惊慌的目光。向谁求救？他极力想镇静下来。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告诉他，别看他已经是乡里的党委书记了，在这个时候，特别在出了人命的情况下，不会有人相信他的。即使相信他是新来的书记，如果旁边没有几个人帮他说话，弄得不好，可能遭顿揍还没地方报账，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但反过来又一想，此时，作为乡党委书记的他碰上了这件事，不能不管……想到这儿，他蹑起脚尖，抬起下巴，眼睛飞速地扫视着一个个村民的脸，想从中找出个熟悉的面孔。正当他不留神时，“老鸡婆”一拳打了过来，辛为民大惊，不由自主地躲闪道：“你怎么动手打人？”

“老鸡婆”毫不理会辛为民的话，跟上又一拳打在辛为民的肩膀上。辛为民倒退一步，脚还没站稳，腿和腰又被扑上来的“抱鸡婆”等村民踢中，身子晃了晃，倒在地上，滚下路边的稻田里。

辛为民吃力地挣扎着从稻田的泥水里站起来，遍身沾满了泥水，脚上的皮鞋也陷在了稀泥里，使劲拔也拔不出来。他只好赤着

一双脚爬上路面，哪知又被“老鸡婆”与几个村民挥拳打倒了，再次躺在稻田里动弹不得。顿时，他的嘴角渗出了血……

“花鸡公”见辛为民又滚下稻田，并且一动不动，担心打死人，跑到稻田边看了看，然后丢下一句话：“装死！谁叫你假装乡里的书记，打的就是乡里的官儿。”

村民像放纵的牲畜叫喊着向乡政府涌去。中巴车还是无奈地鸣着喇叭跟在后面。

天开始变黑。辛为民慢慢从稻田里爬上路时，感到一个冷颤穿透全身。他木然地望着渐渐远去的村民，心想：“难道这就是正龙乡的老百姓？”

一辆摩托车开着灯急驶而来。辛为民急忙站在路中央，拦住摩托车，双手抱拳对摩托车主说：“师傅，我是乡里新来的党委书记，乡里出了命案，请求你驮我到乡政府去好不好？”

“又来了一个狗东西！”骑车人疑惑地看了泥人似的辛为民一眼，骂了句，发动摩托车“嘟嘟”飞身而过，留下一股青烟直往他的脸上喷。

辛为民对着摩托车主的背影回骂道：“你才是一个狗东西！”

天完全黑了下来。辛为民由于不明事情的底细，一时找不到好办法来处理今晚这起非常严重的突发事件，心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突然想到除了妻子和七岁的儿子知道他今天来正龙乡上班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今天的行动，何不转回县城……不能呀！他又想到，他刚才已经明明告诉了好多村民他就是乡里新来的党委书记，瞒得过去吗？再想到这个时候转回县城，如果拦不到车，要走到天亮；要不回父亲家里躲两天，路程也不远……最后他排除杂念，暗想：既然来到了正龙乡，就负起责任来吧。遇上困难绕道走，以后怎么工作？怎么干出一番事业来？……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抬起赤脚向乡政府奔去……

“老鸡婆”一伙村民到乡政府一刻多钟后，辛为民也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乡政府。他首先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农药味；同时看到乡政府院子里聚集了不下二千村民，大门边的几块牌子被摘下砸烂在地上，有几间办公室也被砸开亮起了灯，窗户上的玻璃砸碎了好多块，灯光透过门窗映在乱哄哄的院子里不明也不暗；还听到长一声短一声仍觉得耳熟的哭声……

一个钟头前在路上吵闹得最凶的“老鸡婆”、“抱鸡婆”和“花鸡公”又开始闹事了。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胡乱叫喊着：“老子要找乡里的书记！”“狗日的官儿躲到哪里去了！”“乡里的干部死绝了，一个也不出来……”

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看哪！假书记跟来了！”村民们一惊，目光不由自主地一齐投向满身泥水、打着赤脚的辛为民。

此时，辛为民冷静下来了，毕竟到了乡党委和乡政府的机关里。没等村民们反应过来，他便一边拼命地从大门口向院子里的人群中挤，一边高声喊道：“我就是乡党委书记！我就是……”

霎时间，院子里静静的。

“老鸡婆”挤到辛为民面前，双臂抱在胸前，半信半疑的眼神仔细地将辛为民打量了一番后，大声问道：“你真的是乡里新来的书记？”

辛为民对着“老鸡婆”点了点头，然后高举双手大声说：“乡亲们，孙书记已经调到县里了。我骗你们有什么用呢？”

“瞎说，他是瞎说！”“花鸡公”此言一出，村民们的起哄声盖住了辛为民的声音。

“抱鸡婆”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短颈脖一梗：“他妈的，先打了再说！”抬起一脚向辛为民踢去。

辛为民让过这致命的一脚，不禁大怒，挺直身子喝道：“我是乡里的党委书记，谁敢动手？！”

“抱鸡婆”心头一愣，收住脚，颤声道：“你真是书记？”

辛为民没来得及回答，又有人喊道：“打啊！往死里打！”

正僵持间，“花鸡公”从背后踢了辛为民腿一脚，辛为民被他踢得差点踉跄跌倒。一时局势大乱。几个村民扑向他。情况十分危急。突然人群中冒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把扶住辛为民。他抬头一看失声道：“爹！”

“为民，到我背后来！”老人蹿到辛为民前面，“咚”的一声跪在“花鸡公”面前，挪过去抱住“花鸡公”的双腿，抬起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老脸，哀求着，“别打他！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他是我儿子！”

刹那间，众村民惊疑，乡政府院子里骤然安静下来。

有个村民说：“这个老倌子，临河村的，我认得。”

另一个村民接着说：“他是有个儿子在县里工作。”

辛为民转身望见跪在地上磕头的父亲，心里一阵抽搐，连忙上前弯腰抱住父亲，低声说：“爹，你怎么来了？”

“花鸡公”此刻意识到辛为民真是乡里的书记，心中暗自叫苦，一脸窘态：“这……这……”连忙拉起紧紧抱住他双腿的老人，说，“我不晓得……”

老人手撑着地慢慢爬起来，寸步不离地站在儿子旁边，生怕儿子再次挨打。他知道他在正龙乡生活了大半辈子，有他在，即使再混账的村民也不敢把自己的儿子怎么样。

片刻，村民们自动地让着道，望着老人用干瘦的身体护着辛为民向人群中间挤去。

辛为民父子俩走近尸体。映入辛为民眼帘的是一幅异常悲惨的

画面。他怔怔地盯着躺在地上散发着刺鼻农药味满脸血污的一张凄惨干瘪的脸，脑袋里像被电击一般。难怪村民们如此愤怒！他蓦然想起早逝的母亲，心里又猛然一缩，悲伤之情不禁袭上心头。只见他上前两步，腿一软，禁不住“咚”的一声闷响，跪倒在尸体边。接着，辛为民又双手撑地，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这番举动，让所有村民大出意外，也让“老鸡婆”和“抱鸡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整个院子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尸体边哭着的女人猛地扭头一望，见到一张再也熟悉不过的脸，惊叫道：“辛为民！”

辛为民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愣了一下：好熟悉的声音啊！

他和她的目光相遇后，他也一下子惊呆了，好一会才说：“你……你是……郭燕萍！”

郭燕萍止住哭声，抬起泪眼望着脸上和身上都是泥水的辛为民，疑虑地问道：“你跪拜我婆婆搞什么？”

辛为民吞吞吐吐地答道：“我……我……”接着他反问，“你婆婆喝农药死了？”

“她想不开呀！她下午喝的农药呀！”郭燕萍又扑在婆婆身上哭了起来。

“萍儿，莫哭了！为民他到乡里当书记来了。”郭燕萍的爹木柄劝女儿。

辛为民看见郭燕萍的爹，低低地叫了声：“柄叔！”然后慢慢站起来握住木柄的手。

“萍儿。”辛为民父亲对着郭燕萍喊了一声。

“辛伯伯，你什么时候来的？”郭燕萍也从地上爬起来问。

“天煞黑，我刚到墟场买油盐，就听说乡政府里抬进了死人，来看看咋回事。”

郭燕萍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哽咽地对辛为民说：“辛为民，你当了书记要为我做主呀！婆婆死得不该呀！”